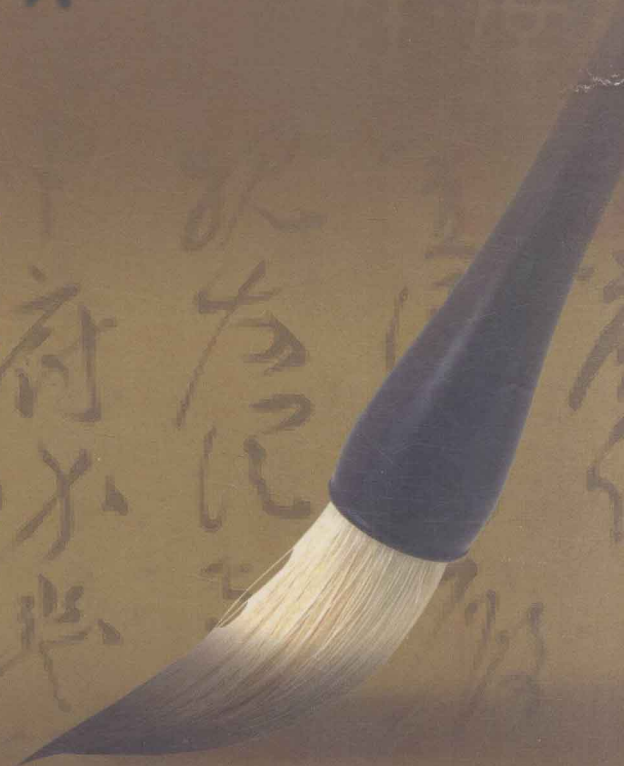


第十三屆全國暨海峽兩岸

中國文字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語教系 ● 編



第十三屆全國暨海峽兩岸
中國文字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編輯委員會◎編

第十三屆全國暨兩岸 中國文字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編者：國立花蓮師範學院語教系
發行人：許鈇輝
出版者：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
電話(02)23216565 · 23952992
FAX(02)23944113
劃撥帳號 15624015
出版登記證：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
網站網址：<http://www.wanjuan.com.tw>
E-mail：wanjuan@tpts5.seed.net.tw
經銷代理：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 號 4F
電話(02)27953656(代表號) FAX(02)27954100
E-mail：red0511@ms51.hinet.net
承印廠商：晟齊實業有限公司
定價：800 元
出版日期：民國 91 年 4 月初版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本公司更換，謝謝)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57 - 739 - 390 - X

目次

銅器銘文中的「同銘異範」及其類別與價值之探究

——以故宮所藏西周金文為例 游國慶 / 1

兕觥辨 周聰俊 / 45

古文字釋叢 / 林宏明 / 55

試論布幣的單位 高婉瑜 / 69

秦駟玉版研究 徐筱婷 / 77

《金文總集與殷周金文集成銘文器號對照表》補正 汪中文 / 89

金文字詞考釋(三則) 劉 釗 / 95

甲骨文異字同形之探討 施順生 / 101

甲金文雙重否定句比較研究 胡雲鳳 / 117

從行款位置談商金文族徽的性質 姚志豪 / 139

甲骨文釋讀析誤 蔡哲茂 / 157

釋「五丰臣」 何樹環 / 189

論失傳已久的垂露篆 羅運環 / 197

殷墟卜辭斷代中「子」、「巳」二字之探討 楊郁彥 / 203

《金文編·附錄》「倝」字考

——兼論「東」與「重」的關係 邱德修 / 217

包山二七八號簡釋文及其歸屬問題 劉國勝 / 233

說朋朋 陳麗紅 / 241

先秦楚系文字聲符替換結構初探

——分類之一：非屬同一諧聲系統之共時性同字異構例 許文獻 / 259

西周金文「其」字中的「丌」形偏旁研究 乃俊廷 / 285

形聲字同形異字之商兌 蔡信發 / 293

《說文解字義證》引「本書」釋義淺析 柯明傑 / 299

王筠《說文解字句讀》「聲兼意」之探析 馬偉成 / 319

論漢儒六書說之性質 丁 亮 / 337

《字彙·辨似》探析 巫俊勳 / 355

論楚國金文的特殊句型

——以「以事紀年」及「某為之」為例 賴昭吟 / 375

談《老子》中的「孩」字 馮勝君 / 387

字根與語根

- 以《周禮》「六祈」為中心的祭禮語彙釋例 程克雅/ 393
- 論異體字例及其運用 呂瑞生/ 417
- 從《說文解字集韻》看《惠氏讀說文記》之性質 朱小健/ 435
- 說文篆文訛形釋例三則
- 「姪」、「半」、「乘」 杜忠誥/ 445
- 《康熙字典》古文溯源舉隅 李淑萍/ 463
- 《康熙字典》同體字組研究—造形篇 張意霞/ 479
- 《說文段注》假借字例依聲託事之探究 李綉玲/ 495
- 異體字考釋法析述 曾榮汾/ 525
- 由上博詩論「小宛」談楚簡中幾個特殊的從冃的字 季旭昇/ 539
- 十三月對甲骨文排譜的重要性 魏慈德/ 555
- 仲翹臣匚盤銘文考釋 林聖傑/ 565
- 中國古代有奴隸社會嗎？
- 從文獻和甲金文看古代奴隸現象 王讚源/ 577

銅器銘文中的「同銘異範」及其類別與價值之探究

——以故宮所藏西周金文為例

游國慶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

提要

本文由臺北故宮所藏西周帶銘銅器出發，尋找「同銘異範」的各種類型。在「蓋器」、「同類器」、「同組器」的同銘（近銘）共三十餘組件的追索中，儘可能參比了目前可見的相關銘拓（如《集成》、《總集》、《銘文選》等）與器型（各博物館藏品）資料，更藉由《故宮西周金文錄》所刊布的銘文彩照、X光透視片、銘拓摹本及個人目驗銅器鑄造與銘文範鑄痕載，對金文中的「同銘異範」現象，提出有「校漏字、知訛字、識變化、明真偽、補文義、增識讀、確名號、證書風」等價值。討論過程中也涉及了鑄、刻銘文的差異，並對容庚曾經致疑的幾件銅器，提出不同的淺見。

關鍵詞：故宮博物院、西周、青銅器、金文、同銘異範

壹、前言

現在座落於臺北外雙溪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其所藏文物主要是合舊北平故宮博物院與南京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藏品而成。故宮博物院所藏，皆清宮舊藏；中央博物院所藏，則除了清瀋陽奉天行宮（盛京）、熱河行宮（避暑山莊）、國子監、頤和園、靜宜園等舊藏外，另有購自善齋（劉體智）、頌齋（容庚）、雙劍謬（于省吾）之部分藏品及陳詠仁所獻之「毛公鼎」。在1958年出版的《故宮銅器圖錄》中，將兩院銅器分上、下篇編錄，並各別為兩項：一為正目，為重器精品，選附照片，其有銘文者，並附拓本（多為縮小版，無釋文）。二為簡目，為較普通或疑偽之件，總計正目3055件（含璽印、銅鏡）、簡目1270件。其中西周銅器300餘件，帶銘者近150件。來臺新收銅器200餘件，屬西周者近30件，有銘者10餘件¹。

總計故宮舊藏及新收銅器總數約4500件（含璽印與銅鏡），其中商周禮樂器精品約1000件，帶銘者近半數。時代跨在商末周初至周末春秋初的「西周銅器」約350件，鑄銘者亦近半數。

個人於去年六月於故宮籌辦「文存周金——故宮所藏西周金文特展」之前，曾於院內小型學術研討會，就摩娑西周銅器銘文所得，提出「同銘異範的類別與價值」和「西周三百年書風流變」兩個題目與綱要，乞教於院內同仁，由於專業分科所限，反響不多，今特擇前者予以鋪展，祈與會先進不吝賜教。

貳、明義

¹ 游國慶，《故宮西周金文錄》，〈凡例〉、〈導言〉，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年7月。

同銘異範是指銅器上鑄的銘文有內容一致、字數相同（或相近），而不是由同一個陶範所翻鑄出來的現象。西周銅器銘文，經由書手於陶土內範上書寫，刻成反字陽文，再合範翻鑄為銅器上的正字陰文²，雖銘文內容、字數完全一樣，卻都是由不同的另一次書寫、另行刻字範、再灌鑄而成，所以即使字數一樣、行款一樣、書風相同，仔細比對之下，仍可發現各筆畫之方向、位置有所差異。同一書手寫兩次文稿，雖然有可能極為接近，但每個筆畫粗細與位置，則絕不可能一模一樣，更何況不同書手所寫，其間的變化與差誤就有許多當時用字省變或鑄造脫失的比對價值³。

參、類別

一、蓋器對銘

指一有蓋之銅器，其蓋與器上均有相同（相近）的銘文，基本上字數相同，行數與字之排列亦多一致（部分例外），主要器類為卣、盃、簋。茲將蓋器皆存故宮者先列，其有一銘可疑者次之，而將院藏缺蓋（或缺器身）卻可與院外所藏者比對者殿之。

1、蓋與器均院藏

（1）小臣諶簋一（《金文錄》24）⁴

西周早期

中博：J.W.41-32⁵

銘文蓋器各八行六十四字。

獻，東尸（夷）大反，白（伯）懋父
以殷八呂（師）征東尸（夷）。唯
十又一月，遣自覺呂（師），述
東陝，伐海眉（湄）。季厥復
歸在牧呂（師），白（伯）懋父承
王令易呂（師）達征自五

² 游國慶，《千古金言話西周·書刻鑄的金文幻化》，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年7月。

³ 歷來金文學者未見有對此類器銘深入分析者，日本林已奈夫曾將商周同銘銅器排比並列為「同時作銘青銅器表」（見所著《殷周時代青銅器之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一》，吉川弘文館，1984年），惜未進一步研究其間差異與學術價值。

⁴ 見《故宮西周金文錄》編號第24器。本書由游國慶文字撰述及圖版美編，收故宮院藏西周金文較長銘或銘文較佳者凡124件，分彩色圖版（銘文照片）、金文拓片與銘文著錄表三部分。著錄表中除該器歷來著錄書目外，間附考釋、書法書風與相關資料之說明。以下均簡稱《金文錄》。

⁵ 此為故宮藏品之編號，「J.W.41-32」其意涵為：Jen Wen（南京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人文館」）編號第41器，於民國32年納編。另外如「崑172-22」，乃北平故宮博物院取「千字文」為代號之第172器，於民國22年納編；「臺9161」則為故宮在臺灣新收之銅器科藏品第9161號。

鬲貝。小臣謠蔑曆眾

易貝，用作寶尊彝。(蓋器二銘同行款)

(2) 小臣謠簋二 (《金文錄》25)

西周早期

中博：JW42-32

銘文蓋器同銘各八行六十四字。

叡，東尸(夷)大反，白(伯)懋父

以殷八自(師)征東尸(夷)。唯

十又一月，遣自覺自(師)，述

東陟，伐海眉(湄)。寧厥復

歸在牧自(師)，白(伯)懋父承

王令易自(師)達征自五

鬲貝。小臣謠蔑曆

眾易貝，用作寶尊彝。(蓋銘行款；器銘行款與「簋一」同)

「小臣謠簋二」之蓋銘第七行行末之「眾」字，移至第八行行首，故雖同為八行六十四字，其行款實與其他三件有異。二器四銘文字大小、結構位置差距頗大，全銘所佔篇幅也不同。「簋一蓋」13.5x 12 cm 最大，行列最疏；「簋一器」12.2x 10cm 最小，行列最促；「簋二蓋」12.6x 10.4cm，字小呈扁勢，字距寬；「簋二器」13.5x 11.5cm 字形大小篇幅與「簋一蓋」最接近，書風亦相似，但個別字體結構仍有不同。

逐字比對之後，更見出「懋」、「以」、「征」、「遣」、「眉」、「臣」、「謠」、「貝」，各字寫法都有不同。從書風判斷，可能有三個書手，同時為鑄銘工作寫範，其中「遣」字之從「口」與不從「口」、加「辵」旁或不加「辵」旁之並存現象，可證「口」為疊加偏旁，而「辵」旁之表行走義，於銘文亦可或省，以聲符代之，加「辵」旁的「遣」字，似尚未成為統一規範的專用字，至少在同一群書手中的彼此要求都不那麼嚴格。

(3) 匱卣 (《金文錄》36)

西周早期

中博：J.W.60-32

銘文蓋器各二行八字。

匱作父甲

寶尊彝。單。

二銘字形大小、書風、筆畫位置、字距與線條粗細變化均極相近。但並列細校，仍可看出器銘行款較疏闊（第一行「父」「甲」二字間距尤大），字體也較大⁶。

（4）鬲簋（《金文錄》56）

西周中期

中博：J.W.46-32

銘文蓋器各七行五十八字重文二。

唯王正月，辰在甲午，
王曰：「鬲，命女嗣（司）成周
里人眾者（諸）戾（侯）、大亞，訊
訟罰，取鬻（賄）五孚，易汝
尸（夷）臣十家，用事。」鬲拜
頤首，對揚王休命，用
作寶簋，其子子孫孫寶用。

二器行款全同，書風不同。蓋銘篇幅略大（12.8x 9.7cm，器銘為 12.5x 9.5cm），字體也較粗大而開張（如「王」、「曰」、「里」、「人」諸字）。個別字形寫法差距頗大，如「大亞」之「大」，器銘作「𡗗」，古文字中習見，蓋銘作「𡗗」，人形雙臂平直化；「用事」之「事」字，蓋、器分別作「𡗗」「𡗗」，器銘中豎筆直畫節縮，成為一新異構。

（5）同旨簋（《金文錄》62）

西周中期

中博：J.W.1689-38

蓋器同銘各二行九字。

同旨作旅簋，
其萬年用。

蓋器二銘書風極近，而器銘篇幅與字體均略大，足證為異範同銘之作。

⁶ 容庚《通考》（《商周彝器通考》，大通書局，1973年。）頁223以此器「提梁與《古鑑》（十五：十九）不合，蓋銘與《殷文存》（上四十）不合，疑必有偽處，未見原器，不能知也。」疑《西清》與原藏「善齋」之本器為不同之二器。除提梁一為絢紋，一作變形獸紋外，器身與蓋上之環帶獸面紋亦有差異。

「同」字作「」與甲金文習見作「」者有異，但「散盤」銘第八行「同道」之「同」作「」，第十一行「凡十又五夫」之「凡」作「」，第十三行「凡散有司十夫」之「凡」作「」，右畫均有向右曳引揚起之姿，當是毛筆書寫動勢的特殊表現。由此現象也可以用來說明器銘「同」字左直畫末端向右帶的踢勢（蓋銘無）。而「殷」字右下手形從慣見的「」變成「」（「」之右下方），逼近於隸楷的「又」字，則亦要歸因於這筆寫動勢與連筆的形體演變。

（6）靜卣（《金文錄》72）

西周中期

中博：J.W.61-32

蓋器同銘，蓋銘七行三十六字重文二，器銘四行三十六字重文二。

佳四月初吉丙

寅，王在_𡗗京。

王易靜弓，靜

拜_𡗗首，敢對

揚王休。用作宗

彝，其子子孫孫

永寶用。

（蓋銘）

佳四月初吉丙寅，王在

_𡗗京。王易靜弓，靜拜

_𡗗首，敢對揚王休。用作

宗彝，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器銘）

蓋、器行款不同，字形大小與筆畫位置十分接近，蓋銘各行或五字或六字，而末行則只二字，容庚曾經致疑⁷，《集成》編者從之，故只收器銘（5408）。就字形而言，二銘仍多差異，由「佳」、「才」、「靜」、「彝」、「永」諸字的彩銘與

⁷ 《通考》頁223。唐復年附和容說，但也無新證據，見《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影集》（中華書局，1993年）頁137。

拓片可清楚見出其差別。而卣銘末行字數驟減者雖較罕見，仍不乏其例，如「啓卣」銘五行三十字（《集成》5410）蓋銘末行由一行七、八字減爲五字，「競卣」銘八行五十一字（《集成》5425）蓋、器銘末均只二字，其他行則爲七字。經目驗原器，亦不見僞作痕，容說未必可信。（《金文總集》5488收《西清》15.20 清宮舊藏之「靜卣」，然器形線繪與本器不同，知非一器，其下引容庚疑僞之說，亦爲誤植，因容庚所指乃原「善齋」所藏之本器。）

（7）伯定盃（《金文錄》78）

西周中期

故博：歲 172-11（《故圖》誤植，當爲崑 172-11）

蓋器對銘各二行五字。

白（伯）定作

寶彝。

蓋、器二銘書風差距頗大，器銘篇幅大（4x 2.8cm，蓋 3.2x 2.8cm），字亦較大，方折清勁處與「羸季卣」相似，但較溫婉。蓋銘用圓筆多（尤以二「定」字方圓差別最大），是中期婉秀書風的代表。

此處同銘異範之蓋器二銘似乎訴說著西周中期前段方勁與圓柔二書風的並存及昭穆之交書法審美意識的消長，於西周金文書法史有相當的價值。

蓋、器二銘兩行間均有墊片，拓片上看來似乎已犯到銘文，從彩銘上看則實爲貼近銘文筆畫，並未犯字，「應公卣」蓋銘的狀況與此相同，值得留意。

2、蓋與器一銘可疑

（8）審卣（舊名：審父辛卣）（《金文錄》35）

西周早期

中博：J.W.2084-38

銘文蓋器各二行八字（蓋銘疑後刻）。

審作父辛

尊彝。亞俞。

蓋銘線條扁側靡弱，字口有刀鑿痕，筆畫交接處亦不似鑄銘之渾圓（略似墨迹之漲墨感），應爲後世仿器銘僞刻者。

（9）蘇公子簋（《金文錄》97）

西周晚期

中博 J.W.1869-38

銘文蓋器各四行二十二字重文二（蓋銘疑後刻）。

𩇛（蘇）公子癸父

甲作尊簋，其

萬年無疆，子子

孫孫永寶用享。

蓋銘線條扁側，尖刀側入刻劃之痕甚明晰，當亦仿器銘偽作者，以器銘筆畫部分鑄失或銹掩，偽刻者不察，致蓋銘錯誤百出，如「𩇛」字少木旁，「公子」之「子」下多重文符，「萬」字蠟子頭內多一橫，「疆」字「弓」旁誤為「匕」旁，「永」字筆畫疏斷不成體等。

3、蓋與器一為院藏

（10）我方鼎（器）（《金文錄》13）

西周早期

中博：J.W.11-32

銘文六行四十三字。

隹十月又一月，丁亥，

我作禱（禦），衆祖乙、妣乙、

祖己、妣癸，𠄎（延）𠄎（禴）祭（燎），

二母咸服，遣福二，

□貝五朋，用作

父己寶尊彝。亞若。

「我方鼎蓋」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為六行四十三字，行款亦同。二銘篇幅大小相當，字形、筆畫位置也多相近，但個別字如「祖己」之「己」、「𠄎」、「福」諸字，均有大小之別，明顯為同銘之二範。器與蓋流傳時都經相當程度的綴補，所以有些學者曾予懷疑⁸，經目驗原器並X光的透視，蓋器二銘為西周早期鑄造當無可疑⁹。

（11）章卣（《金文錄》73）

西周中期

故博：麗 871

銘文三行十八字。

⁸ 姚孝遂疑器銘偽作，見〈禦鼎辨偽〉，《古文字研究》，第八輯；《集成》編者疑蓋銘偽作，見《集成》第五冊 2763 說明。

⁹ 游國慶，〈我方鼎蓋器真偽考辨〉，第十一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又參李學勤，〈從亞若方彝談到我方鼎〉，《中國青銅器萃賞》，National Heritage Board，2000 年。

羣不叔（淑），庚（賡）乃邦，
烏庠（呼），詒（誄、瘁）帝家
以寡子，作永寶。子。

「羣卣蓋」現存上海博物館，同爲三行十八字，但行款不全同，第三行「以」字，前移至第二行末，族徽「子」字，器銘在第二、三行首之上，蓋銘則置於第三行行末。《西清》（16.6）著錄蓋器二銘時器銘左上缺摹，可知當時已遭銹掩，蓋器原存清宮，後散出經《三代》（13.37.5~6）、《攀古》（上37）、《古文審》（4.14）著錄，厥後分散，器復入故宮，而蓋則迭經《恒軒》（68）、《憲齋》（19.21.3）、《綴遺》（12.30.1）、《奇觚》（6.13.2）、《周金》（5.92.1）、《小校》（4.58.1）著錄，現存上海博物館¹⁰。

器銘銹掩處經X光透視加上目驗比對描摹，已可清楚見知與蓋銘書風極相近，宜爲異範同銘之作。

（12）周蓼壺（《金文錄》74）

西周中期

故博：水 53

銘文四行二十四字重文二。

周蓼作公日己

尊壺，其用享

于宗，其孫孫子子

邁（萬）年永寶用。囙。

（器銘）

《集成》著錄「周蓼壺」二器四銘（9690.1、9690.2、9691.1、9691.2），9690.2爲故宮現藏壺身，相對之蓋及另一器之蓋器，均僅存銘拓，原器已不知所在。蓋銘六行，亦爲二十四字，唯「孫孫子子」作「子子孫孫」，與器銘稍異，另一壺之蓋器銘文同爲四行、六行，二十四字。四銘書風一致，而字之大小位置部分不同，尤以「日」字之大小差距最明顯。宜爲四件同銘異範之作。

二、同類器數件同銘

指同一器類（如鼎或簋）數件同銘，當爲同時鑄造之同一組禮器。茲依院藏多件及院外同類器可與參比者。別列爲二項：

1、同類數件同銘均藏故宮

¹⁰ 參《集成》5392「寡子卣」說明。

(13) 作冊大方鼎一 (《金文錄》14)

西周早期

中博：J.W.12-32

銘文八行四十一字。

公來鑄武王

成王異鼎，隹四

月既生霸己

丑，公賞作冊

大白馬，大揚

皇天尹大保

室，用作祖丁

寶尊彝。彝冊。

(14) 作冊大方鼎二 (《金文錄》15)

西周早期

中博：J.W.13-32

銘文八行四十字。與上一器相比，少了第四行的「公」字。

公來鑄武王

成王異鼎，隹

四月既生霸

己丑，賞作冊

大白馬，大揚

皇天尹大保

室，用作祖丁

寶尊彝。彝冊。

二鼎銘同為八行，書風一致，銘文內容亦同，「鼎二」少一「公」字，二銘從第二行起行款略異，字體大小隨筆畫繁簡自然變化，仔細逐字比較，發現不只同一字在二銘中長短寬狹不一，連字形偏旁都有不同寫法，如「霸」字左下旁、「𠂔」字左旁、「保」字左右部件位置與方向等，顯示同銘異範的極大變異性。

(15) 小臣諶簋一 (《金文錄》24)

西周早期

中博：J.W.41-32

銘文蓋器各八行六十四字。

(16) 小臣誡簋二 (《金文錄》25)

西周早期

中博：JW42-32

銘文蓋器同銘各八行六十四字。

「小臣誡簋」兩器，「簋一」、「簋二」均為蓋器對銘，故於前面「蓋器對銘」項下已有討論，而二簋之間，復為「同類器數件同銘」之例，故再申說之。兩件四銘之各銘內容、字數全同，行款則除「簋二蓋」有異外，其他三銘則同。此皆敘述於前，茲不贅。唯四銘之文字大小與結構位置差距頗大，茲逐行檢列排比，可更見出其間差異：「懋」、「以」、「征」(二見)、「遣」、「海」、「復」、「達」、「鬲」、「臣」、「誡」等字，為其變化尤巨者。

(17) 芮公鼎一 (《金文錄》93)

西周晚期

故博：麗 770

銘文三行九字。

內(芮)公作

鑄(從)鼎，

永寶用。

(18) 芮公鼎二 (《金文錄》94)

西周晚期

故博：潛 8

銘文三行十字。

內(芮)公作鑄

遜(從)鼎，永

寶用享。

二鼎銘原鑄已多缺筆，復經銹掩，字形愈為不清，然二銘銘文內容相同(「鼎二」多一「享」字)，書風相近，行款與字形略異，知亦為同銘異範之作。

2、院外同類器同銘(近銘)

(19) 鄧少仲方鼎(舊名：豆亼仲方鼎)(《金文錄》10)

西周早期

中博：J.W.14-32

銘文四行二十五字，在內壁。

昇（鄧）小（少）仲佳（雖）友（有）得，
弗敢取（沮），用作厥
文祖寶牖尊，
用尊厥丁□于□宮。

瑞士蘇黎世利特堡博物館藏另一件「鄧少仲方鼎」，器型、紋飾與本器全同，而保存較好，銘文同為四行二十五字¹¹，書風相近，字形結構亦近，只有在個別偏旁上下挪移的位置處理，見出同銘二範布局的不同巧思（尤以第三行「牖」字的「月」旁）。

（20）鄧父方鼎（《金文錄》11）

西周早期

故博：調 35-1

銘文三行十二字。

休王易鄧

父貝，用作

厥寶尊彝。

傳世三器，原均清宮舊藏，二器已佚，僅存銘拓。《集成》錄為 2453、2454、2455。三銘大小不一（依序為 7.3x 4.5cm、6x 3.2cm、7.2x 3.6cm），字形亦多

變化，「貝」字作「」、「」，為西周早期、中期不同二形的俱存。作器者「鄧」，向無明確隸定之字，經三銘比對，證實該字從「羽」從「矢」從「戶」¹²，而院藏本器銘文變異特多，如此不易辨識之字，經由同銘異範比對得以確釋，正徵驗了「同銘異範」銘文的不可忽視。

（21）賢簋（《金文錄》60）

西周中期

中博：J.W.40-32

銘文四行二十七字，在器內底。

唯九月初吉庚午，

公叔初見于衛，賢

從，公命事，晦（賄）賢百

¹¹ 見李學勤、艾蘭編，《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文物出版社，1995年）圖 81，頁 336。個人對本銘隸定與句讀，與李氏略異，詳參《金文錄》頁 209、273。

¹² 參《金文錄》頁 273、274。

晦糧，用作寶彝。

《集成》4104、4105、4106 著錄「賢簋」三件（本院藏器未收），前二件蓋器對銘，共有五個銘拓（4104 蓋、4105 蓋器，現存上海博物館，餘均不詳下落），五銘篇幅不一，書風雖多相近，字形、筆畫則皆互有出入，為不同範之同銘器。

故宮藏「賢簋」，原藏「善齋」，器身雙耳形制與西周簋式不類，銘文鑄作尚可，唯與上海博物館藏「賢簋」蓋銘（4104.1）相較，行款、結構與筆畫位置全同（同銘異範之各銘雖或極為相近，但因是不同的書寫底本，筆畫位置終究會有差異），唯線條變粗肥而乏神采，可能即早年古董商依據上博「賢簋」蓋之銘拓翻鑄而成¹³。

（22）頌鼎（《金文錄》89）

西周晚期

故博：調 67

銘文十六行一百五十二字重文二合文一。

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宮，旦，王各大室即立，宰引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王命書。王乎史虢生冊命頌。王曰：「頌，令汝官嗣（司）成周貯廿家，監嗣（司）新寤（造），貯用宮御。易女玄衣黼屯，赤市朱黃，纁（纁）旂，攸（鑒）勒（革），用事。」頌拜頌首，受命冊，佩以出，反入堇（覲）章（璋）。頌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朕皇考彝叔，皇母彝姒寶尊鼎，用追孝，旃（祈）句（丐）康甦，屯（純）右（祐），通泉（祿），永令。頌其萬年眉壽，吮臣天子霽（靈）冬（終），子子孫孫寶用。

傳世「頌鼎」三件，現分別存於臺北故宮（清宮舊藏，《集成》2828）、上海博物館（李香巖、費念慈舊藏，《集成》2829）與北京故宮（清宮舊藏，《集

¹³ 參《金文錄》頁 60，《千古金言話西周》頁 38~40。